

一朵永不凋零的小红花

□青弋

知道《送你一朵小红花》是一部抗癌题材的影片,所以原本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去看的,想去看看易烱千玺演得如何,没想到却被温暖到了,戳中泪点,中途哭过好几次。

电影虽然从抗癌话题切入,却从小而暖的角度出发,讲述一个平凡的家庭,在少年韦一航得了脑癌之后,关于爱与坚持的故事。没有过度的哀伤与痛苦,也没有刻意的正能量与鸡汤。韦一航的父母演得特别自然,母亲(朱媛媛饰)为了省钱给儿子治病,做财务的她恨不得一分一厘都与他人计较,却能在带着孩子要饭的母亲伸出的手里递上100元。而憨厚的父亲(高亚麟饰),为了转移儿子生病带来的痛苦,成为一名喜欢用各种果蔬做雕刻的四不像“艺术家”。

成年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生命的无常,而患病的少年呢,就没那么容易面对残酷的现实了。韦一航生病后,做了开颅手术,休学在家,没有同学,没有朋友,沉浸在无助、绝望、痛苦与自卑中,天天在家打游戏、看直播。而同是5岁就“开过瓢”的癌症女孩马小远,她的出现像一束光源,把他从丧生活的黑暗中一点点引向光明。

马小远美丽、善良、积极、乐观,她从5岁病后,一直恢复得很好,再也没复发过,像个正常人一样。马小远的乐观天性是源于她有一个特别轻松搞笑的父亲(夏雨饰,曾经的少年如今也是演中年大叔了),他经营着一家修车铺,业余时间擅长玩各种小魔术,谁不知道这是一个父亲为了心爱的女儿而煞费苦心地活成一名开心果的呢。马小远见韦一航很颓丧,一直热心地帮助他,少年的心扉被打开,他甚至爱上了她。为她吃醋、为她逞能,正当他们享受爱情的甜蜜时,命运又给了韦一航闷头一棍,他突然晕倒。以为是癌症复发,所幸检查后医生说不是。片中韦一航有句台词说得真好:“每当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的时候,命运就会教训我,我不是!”令人心碎。

韦一航和马小远这两个年轻癌症患者,也想和正常人一样,有诗和远方,于是商量着去青海旅游一次。结果,在旅途的火车上,因马小远晕倒而结束了此次旅行。马小远病情复发,在病房里,韦一航答应马小远整理打印一本她从小到大的相册,以便人走了后,留给她的父亲。

生活实苦,上天也从未额外眷顾谁,大多数人平凡而努力地活着,各有各的难,但因为有爱,所以,总有坚持下去的理由。

母亲和韦一航拉家常的那段最为平淡却异常温馨。母亲帮儿子一起整理马小远的照片时无比怜惜:“医生说你们这种病的孩子都长得特别好看。”是的,女孩很美,眼睛晶亮。少年也帅。如果不是一场大病来袭,他们应与正常人一样。

易烱千玺此次出演的韦一航与他在电影《少年的你》里演的小混混小北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命运,但他都把握得很好,演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层次感。感觉千玺是个很有悟性的优秀演员,未来可期。

小红花在电影里出现过几次,其中的寓意,暗指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韦一航从小就是喜欢躲在角落里的小孩,在幼儿园从没得到过一朵小红花,喝酒壮胆表白马小远后,马小远在他手上画上一朵小红花,作为奖励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主动。马小远病重,韦一航在她手背上也画了一朵小红花,这样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会认出彼此。最后在青海,羊群的身上也出现一朵朵小红花,是为了便于分辨出是谁家的羊。

也许每一个人生来都渴望被外界认可,但更希望被自己所爱的人认可,奖励一朵小红花,就是一朵希望啊,它开在少年韦一航的心里,永不凋零。失去马小远的韦一航,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积极地生活,他又重返教室,在放假的时候独自去了青海。在那里,他看见平行世界里的自己与马小远无病无痛、无忧无虑。

而电影里的平行世界,就是我们每天鸡毛蒜皮的枯燥生活本身,你在抱怨生活各种不如意时,却没想到在有些人眼里这就是他们向往的美好的平行世界。

珍惜当下。



绿房子舞会

□陆小鹿

周末,听了一个很棒的音乐讲座:《怀旧金曲邂逅复古服饰》。

嘉宾之一严尔纯先生是海派作家程乃珊的丈夫。年轻时,我常透过程乃珊的文字来遥望上海。

严先生,穿一件粗花呢西装,系一条米黄色的格纹领带,西装袋口插着同色手帕,头戴一顶许文强式的礼帽,帽檐还插着羽毛,一派上海老克勒的绅士风范。

外地人对“老克勒”三个字可能不是很熟悉。老克勒代表一种生活品质。“克勒”是个外来词,是根据英文单词 Collar 音译过来的,意思是白领。它曾经是上海滩的一个符号,是注重精神质量的一小一部分人的缩影。在“克勒”前面加上一个“老”字后,更多了层特殊的身份认证,而严先生是绝对担得上老克勒这个符号的。

严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外公家最有名的是绿房子(严先生是绿房子房主颜料大王吴同文的外孙),坐落在上海铜仁路上。因其建筑和围墙大量采用绿色面砖,所以被叫作绿房子,而它的设计者,是在上海建筑史上画上浓墨重彩的匈牙利建筑师郭达克先生。

20世纪30年代,绿房子里高朋满座,名流荟萃。由于拥有超大面积的豪华圆形舞厅,且是“弹簧地板”,每周两次的绿房子舞会,成为名噪一时的名流沙龙。讲座上,严尔纯先生回忆了从前外公家舞厅里的盛况。

当时正值大乐队(Big Band)时代,客人们常跳起Jitterbug摇摆舞。开场曲通常就两首,一首是Glenn Miller的《In the Mood》,另一首是Artie Shaw的《Begin the Beguine》。舞会中场休息,他们通常会玩两个游戏。一个是Bingo游戏。每位客人手中会发一块A4大小的板,上面写了各种各样的数字。主持人随意报数字,若板上有此数字,就贴上一张小黑纸。最早能将黑纸连成直线或斜线的就喊一声“Bingo”,可以领取一份奖品。此外,还有一个游戏叫:抢舞伴。将男女按两两数量分好,再多出一位女士。音乐响起,男女两两配对跳舞。音乐一停,大家都要换一个舞伴,落单的一位手里就要拿块找舞伴的牌子,等她下一轮找到舞伴,就可以扔掉牌子,牌子换给另一位落单的女士持有,有点类似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抢凳子”的游戏。

严先生还说他6岁时就会唱英文歌,其中之一是Dean Martin演唱的《Magic is the Moonlight》。讲座上,严先生提到的那些歌曲,都一一播放了视频。我们没有机会亲临现场,但可以在共同的音乐中去想象那些场面,感受一下别处的生活,这也是对平淡现实生活的一种调剂吧。

新视听

南京早上好
华语群星

《南京早上好》集结了在南京生活的14组乐队/音乐人。他们也是芸芸众生的当局者,在这个城市里创作,他们做着孜孜不倦的旁观者,以一时一刻的清醒在时时刻刻的迷途中对抗和省察,成为了理想的参与者。

我这么脆弱的人
王加一

脆弱不是贬义。相比起“惊恐”和“畏惧”,“脆弱”显得更社会化、复杂化。它有迹可循,不会凭空产生;它易于传递,易于接受,因为本来便是间接产物。只是不知何时起,“脆弱”的概念渐渐难以启齿,总在某些难眠的夜里,难解的题里,人会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许愿神龙

克里斯·艾伯翰斯导演

你知道这世上仅存一条粉红色的许愿神龙吗?他能够实现许愿者任何逆天改命的愿望。这样的神力引得不少人在暗中寻找神龙的踪迹,然而普普通通的上海小青年丁思齐误打误撞打开了神龙的封印。千年代沟引发连串爆笑经历,被绑定的一人一龙踏上了一段妙想天开又惊险万分的旅途。

叱咤风云

陈奕先导演

曾经叱咤风云的LIONS车队在领队老申过世后走向没落,过气车手李一飞与新搭档——联盟历史上第一个女车手莉莉相处得并不融洽。新领队阿申不得已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只会玩模拟器赛车的宅男杜杰克身上。杜杰克为了追赶喜欢的莉莉不断努力与成长。在激战的赛场上,他们重新找回初心,再次叱咤风云。



不害怕

□朱朱

看刘诗诗和倪妮的《流金岁月》,忍不住把亦舒的原著拿出来重读了一遍。小说不长,但情节排布巧妙精致,该有的铺垫一样不少,亦舒不愧有“师太”的美称,话说得透,从不遮掩扭捏,女主都活得特别干脆利落。

刘诗诗跟蒋男孙气质挺般配,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养尊处优地长大,说话柔声细气温软体贴,家道中落搬出大房子独自一人扛下债务,也被欺压羞辱,即便眼里噙着泪下一秒即将夺眶而出,仍不卑不亢,这种不害怕的底气,还是源自生活给予她的世面,以及她从生活里汲取的沉重而引发的思考。而朱锁锁,寄人篱下的辛酸教会了她八面玲珑的高情商,她说她很害怕,做梦都被表哥求婚,拒绝后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但身处职场表现得完全像个打不死的小强,因为怕被拽入毫无希望的小阁楼,所以拼了命地想要成就自己的梦想,挣很多钱,有属于自己家。

心理学上推崇正向用语,表达同一种概念的词,带否定前缀的注意力仍在后面那个词上,比如,“没关系”的侧重其实是有些在意的,“不会的”的表情后面藏着的就是“会的”,而“不害怕”这三个字即便说得铿锵有力,内心里仍是有些颤抖的“害怕”。

很多人白天铜墙铁壁地天不怕地不怕,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日积月累的各种害怕推着揉着悬在半空被逼无奈。比如朱锁锁,父母双双缺席,离开了舅舅家便如同孤儿,不去奋斗便只有饿死。另一种便是世面拓宽了眼界的胆量,不用实习便能迅速进入实战良好状态,而且基本上不会失手。比如蒋南孙。看袁媛来找章安仁那一段儿,她可以礼数周全陪吃饭陪逛街送小礼物,但开口谈条件的时候一点不怯,不管是不是蓄意,先把话挑明,男人是我的,你给我靠边儿站。而后面对章安仁的工于心计,她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恶,很多女人都不敢挑明自己的不满,因为怕失去。蒋南孙当然喜欢章安仁,但她明白再喜欢也不能丧失自己的原则,活得像自己的母亲。人的内心真的很奇怪的,常常自相矛盾不明就里相辅相成。有压制势必会有抵抗,有退让也必定会有激进,有软弱也终将蓄能为坚强的一天。而所有的不害怕,是为避免害怕的发生。

父亲去世后南孙扛下债务,一个急于挣钱的漂亮姑娘走上社会有多危险,想占便宜的男人太多了。南孙不怕吗?当然怕!是生活的信念支持起了她的勇气、她的不怕。

人到中年的时候再看两个姑娘扛起的电视剧,满满的都是心疼和羡慕。人们看到的是两个女生不离不弃的友情岁月,是爱情,是事业,而我看到的是生活对于女性的残酷与温柔。“岁月从不败美人”的前一句除去诗书以外,还有生活的底气。哪里来的?都是铆足劲儿的不怕。全剧似乎没有无奈伤心的哭戏,各自各儿忙,来不及去挣钱,去恋爱,去跳槽,去解决麻烦,亦舒的结尾是南孙跑到奶奶在教友跟前肯定了南孙在家里的地位不逊于孙子,于是哭了很久,为她之前所遇的不公,为之后付出的肯定。

仿佛所有的男性都成了配角,事实上也是的。章安仁没几集便成了小丑,虚伪自私,毫无廉耻,我看后面乔装过的袁媛都不会要他。范秘书像个男人婆,包揽了剧中所有唠叨和稀泥的活儿。老叶装惯了,看不到真心,这个宵夜都那么别扭。谢宏祖这样的男人是不能要的,被钱惯坏了,吃大亏也未必能长大。看过港版的电影和电视剧,被改编得不像个样子,把亦舒想要表达的意象弯成了曲别针。还是刘诗诗这版不错,场景从香港换到了上海,都市女郎的剧集被拍过不少样子,有的拍成了《宫心计》,专门勾心斗角,有的拍成了《西游记》,一路降妖除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流金岁月,还是这种相互对照的讲述,有不同又有趋同。她们一起去面对生活的刁难,齐齐生发出抵御的勇气,是多么的可贵与可爱。